

一九九〇年——一九九二年

《读书》十年

杨之水◎著

DU SHU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一九九〇年——一九九二年

《读书》十年

扬之水◎著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目 录

一九九〇年 / 001

一九九一年 / 103

一九九二年 / 221

一九九〇年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一月一日 星期一

读《戴望舒诗集全编》。

一月二日 星期二

草成谈望舒诗的小文：《乐园鸟》。

为初校样准备补白。

一月三日 星期三

往编辑部。

上德语课。

处理初校样。

由志仁将《乐园鸟》一稿带交冯亦代先生。晚上他打电话来，说文章写得好极了，是出乎意料的好。

一月四日 星期四

往编辑部。

送审的稿子，被老沈否决了一大半，并指责我不关心政治，“好像六月以后没在中国待着似的”。

一月八日 星期一

与吴彬一起往丁聪家送草目（吴方同行）。又往北大，访黄子平、陈平原夫妇，在畅春园饭店共进午餐。饭后又访金克木，时值午睡，叩门不应，乃去。继访冯宗璞。最后往林斤澜家取稿。

一月九日 星期二

往编辑部。

下午梁治平来，他似乎是来找袁春的，适与我遇，遂邀其上楼，他看了看表说：“可以待到三点。”那时正是两点半钟。

一直聊到四点。

一月十日 星期三

上德语课，这一次只有三个学生：倪乐、耿杰和我，后来又加入一个新生：海洋。不过人少倒更有利于学习，许多问题可以问得比较细。

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

文学所的靳大成和许明拿来二百块钱，请《读书》出面邀请几个人，一起聊一聊，谈话题目是八十年代学术历程回顾。今天上午来了十四位，围绕论题讨论了一上午。午间我与吴方买来肯德基炸鸡，一人一份，算是午餐。饭后老沈来，大诉出版界苦经，于是上午大家所说的要走钻研学术一径，似乎也很难了。

往冯亦代家取稿。

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

清早即往丁聪家取版式，又请他补画张光直的头像。

继往何怀宏、梁治平处取稿。

收到范景中寄赠的《理想与偶像》。

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

发稿一日。

郝德华来编辑部送样书，与诸同仁共进午餐。

收到钱伯城寄赠的《藏园群书题记》。

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

往编辑部。

给张旭东送还磁带（他因气胸发作，住进人民医院）。

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

往编辑部。

收到方平寄赠的新版《十日谈》。

在绒线胡同书店转一圈,无所获。

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

今天上课的仍然是四个学生:倪、耿、马。将及一半时,朱小泉来。

下午夏晓虹来取书。

小航放寒假了,操行评语上写着:“望天真无邪的李航坚持锻炼身体,体魄强健,坚持努力学习,成绩优良。”

一月廿日 星期六

往编辑部。

中午老沈请客,由吴彬到利康买来烤鸭、面饼、酱,几人小聚。

志仁晚间到同事家吃涮羊肉,十时方归。

一月廿二日 星期一

往编辑部。

往朝内校封一、二、三。

访梵澄先生,他埋怨我为什么这样久不去看他。

又说起最近遇到一件非常恼火的事:家乡的祖坟被人掘了,是想盗宝,其实无宝,结果搞得十分不堪,是一个远房侄女为之草草收拾了。故先生说,连日来每念及此,便觉心头火起。

我提到最近商务出了一本《印度哲学史》,先生只说了三个

字：“不必看。”我更言之：“除了解放前的那一本《印度哲学史略》以外，这大概是近年所出的唯一一本吧。”“其实不写更好。”于是相与而笑。先生又说：“对有的书，我只能说：‘很好，但不必看。’”

他说：“我和我的交往是朋友间的交往，没有功利的，而其他一些却不是这样，一位□姓女士来看我，提一条鲜鱼，亲自下厨烹调，共进午餐。第二天，就抱来一本德文书，——翻译上碰到问题了，请我帮助解决。前几天，几位所长副所长亲自登门，还送了一篓苹果，慰问一番，结果第二天，工作就来了，——某位要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因邀请了外国人参加，所以要打印英文讲稿，所以让我连翻译带打字。”

——果然书案上放着一台打字机和一叠摊开的手稿。

临行，非要送我一包果味夹心饼干，盛情难却，只得收下。

一月廿三日 星期二

水仙冒出了四支花茎，已经开了两支，共十二朵，下午来找小航玩的小乐乐打翻一砂盆，打断了一茎，小航伤心得大哭了一场。还好，没有伤根，扶起，重新用石子培上，又有了生机。

一月廿四日 星期三

连日寒流，是入冬以来最冷的天气。

前些时金克木先生打电话来说，他那位青年时代的恋人自日内瓦给他来信，道自觉生日无多，欲将旧日往来书信寄还与他，金恐经过海关时遇麻烦，问我有无便人。次日与老沈说了，老沈说可通过董秀玉从香港回来时带回。于是复金以信，今接

来信云：“谢谢你的信，多承关心。但我与她俱是风烛残年，她后事托我，我后事托谁？故已复信，不要将我的旧信旧稿寄来。”

德语课停两周。

一月廿五日 星期四

晨往梵澄先生处送书，——《神圣人生论》原著，为取室利阿罗频多手迹，作《周天集》封面题签之用。

案头已放着《读书》第一期。先生说，你们这一期发了一篇捧□□□的文章？答以“其学生所为”。乃道：“□毕生也只是一位哲学教授，称不上哲学家，更称不上哲人。孔子是哲人，苏格拉底是哲人。”“贺麟是哲人吗？”“贺麟可以说是哲学家，他有一些自己的东西。”又说起：“早些时去看他，须发皆白，耳朵聋了，说话也不大发得出声音。可前几天去看他，头发出了黑根，讲话声音朗朗，竟是返老还童了，多奇怪！”话头转回来，仍说□，说他到了“文革”时，是一点儿也不“哲”了，不过这都可以原谅。“原来我以为郭沫若实在让人无法原谅，后来也就原谅了，为求免祸，他也是不得不如此。有许多事情是不得不如此的。”于是谈到柔石的死。鲁迅为他的死写了一篇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，是有难言之隐痛的。鲁迅当年为此非常伤心，曾说道：“我连个跑银行的‘人才’也没有了。”（当年柔石专为鲁迅跑银行办事）这便是一件“不得不如此的事”。所以鲁迅要说“为了忘却”的纪念。请他题写《周天集》的译者姓名，写了几个，都不满意，乃吟道：“不着意时书便好，守真规处画难工。性灵功力交融处，一片天机造化中。”于是更取两笺，随手书下，“你看，这随便写的果

然就好，刚才着意刻画就总也不行。”遂取出手绢包，钤上一阴一阳两方印，送与我。

想借诗稿一观，先说不行，沉吟一下，又同意了。取出翻阅一过，才拣出其中四叶交我，并嘱“两周内送还”。

又说起抗战时期在重庆还主编过《图书月报》，是由中央图书馆出钱办的，共坚持了七年。当日生活非常困难，国民党要员可以过得很好，但小职员们就只能吃“八宝饭”（糙米、老鼠屎、煤渣、土屑……）。

一月卅日 星期二

上午欲往西四购置布鲁克纳的交响乐全集，与志仁行至路口，见实在路滑难行，乃返家。午后看到太阳很好，想冰雪大部消融，于是再往。不料赶到那里，据云唱片已迁至和平里电影书店出售，真扫兴透了。

一月卅一日 星期三

往编辑部。

往和平里电影出版社门市部购唱片，冰雪覆路，步步难行，赶到那里，却“初一至初五休息”！

晚间范景中伉俪翩然而至，剧谈两小时。

二月一日 星期四

往编辑部。

又往和平里，这一次总算是买到了：布鲁克纳的十部交响曲，共十二张。

收到薛正兴寄赠的《李审言文集》。

二月二日 星期五

分发“新春雅集”通知书，忙乱一日。

午间与吴彬同访吴方，不遇；又访尚刚，小坐。

二月四日 星期日

读书一日。

午后车永仁过访，剧谈两小时。

二月七日 星期三

上午上德语课，仍是本社的几个学生。

午间吴彬与贾宝兰来家，款以热汤面。

下午在改革与开放俱乐部举办“新春雅集”，这是自去岁五月二日活动之后，《读书》第一次举办活动，发出请柬四十张，基本应邀而来，还有一部分是口头邀请的，也都到了。

董秀玉同在。

二月八日 星期四

往中行先生处取稿。

又访王以铸先生，途中已觉雪意朦胧，行至所在，则是雨霰细润侵衣，却不遇，快快而返。

二月九日 星期五

往编辑部，枯坐半日，不啻广寒宫中。

日前范景中过访，道及其挚友杨成凯乃一聪明绝顶之人，数学、象棋、版本校讎、诗词戏剧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，且记忆力绝强，可同时与十人对盲棋，乃惊为天人，实欲拉拢来为《读书》作者。次日付书，今得电话，谈甚洽。

午后访梵澄先生。

见我所抄诗，以为小楷较前大强。因记起上午杨在电话中说，接到我的信，几欲以之去换鹅。推想近日所作之努力，果然是有些成效。

说起今人不及古人，乃以故事譬之：昔康昆仑弹一手绝妙琵琶，有欲拜其为师者，先奏一曲，拨弹未几，康止之曰：若已不可教。以所弹有胡音之故也。以是言道：古人做学问能达到一个高的境界，缘其纯也。放眼今日，已遍是“胡音”，再求境界，不可得矣。

“中西结合不可能吗？”

“无论中西，在各臻其至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，无法结合。我德国诗、英国诗都读过不少，法国诗也看过一些，那和中国诗是完全不同的。”

“没有能够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的大家出现，不是太悲哀了吗？”

——那只是一方面。现在老百姓人人有饭吃，这是了不起的成就，历史还没有，或者很少有哪一王朝达到这种程度。作诗作文到底比不上吃饭重要。而且，现在是普遍的提高。全民素质提高一寸，就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。

二月十日 星期六

往编辑部，开列草目。

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

往丁聪家送草目。

杨丽华自扬州探家归来。当日我们曾为《读书》今年订数打赌(赌一本画册),现在证明我是胜者,于是她真的给我一册赖少其画展的展品图录。

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

往编辑部。

午后飘雪。

往丁聪家取版式。

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

一觉醒来,已是一片玉壶天地。

上德语课。路滑难行,学生更少,仍只本社的几个。

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

发稿一日。

老沈携一提包上楼来,内装烘烤器、面包、肉脯、啤酒,与《读书》同仁共进午餐。

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

往编辑部,看三校样。

往琉璃厂闲逛一圈。

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

鹅毛大雪下了半日,但落地就化了。

往编辑部。

午间编辑部四人并老沈、小郝同往东四“明珠”午餐。适逢停电,每张餐桌都点着一支蜡烛,真像是烛光宴会了。七个菜,八十元。感兴趣的,只有梅干菜扣肉一道,那是小时候外婆常

做的。

二月廿日 星期二

天色阴沉，空气中好像能滴出水来。

往编辑部。

朱伟来聊了半日。他说，将来如有可能，他第一件要干的事情就是编一份高档刊物。

二月廿一日 星期三

夜来落雪，早晨又是润润的，真像是南方的天气了。

到社科院参加漓江社几部辞典的新书发布会。

二月廿二日 星期四

往社科院访杨成凯。

此前与范景中聊，据范说，杨是他的挚友，琴、棋、书、画，算学，外语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精。并说他毫无功利之心，只是“玩”而已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聪颖非常，尤精版本之学（因为只围绕这一话题）。不过却并非尽如范所说，是以“玩”为事，而是想做事情，但想做的事，必是人所不愿或人所不能者。

往编辑部。

赵一凡来。

二月廿三日 星期五

访梵澄先生。

把抄稿给他，于是借此讲起诗作中的种种好处。对几十年前的旧作能够记得清清楚楚，真令人吃惊。他说，文章倒不大能记得，诗却是不会忘记的。说起中国诗，他说，就数量来说，把全

世界所有的诗都加起来,也不及中国的多。

二月廿四日 星期六

仍是大风。

往北图分馆转了一圈。柏林寺的线装书已移至此,可借阅,只是不许携离。

午间与吴、贾、倪并尚刚一起在东大桥的东亚餐厅午饭。寻常饭菜,价格还算便宜,五个人不到五十块钱。

二月廿五日 星期日

天朗气清。

读《齐如山回忆录》,非常有意思。

傍晚飞白先生过访。讲到安徒生的一个圣诞树的故事,然后说:“我现在还有许多‘小老鼠’,而且他们都非常可爱,这是最令人快慰的了。”

二月廿六日 星期一

老沈转交董秀玉所赠《中国历代妇女妆饰》。

收到范景中寄赠的《希腊艺术手册》。

二月廿七日 星期二

夏玟赠一套十册《巴尔扎克选集》。

毕冰宾送来《剑桥艺术史》样书,嘱为之作评。

二月廿八日 星期三

上德语课。今天只有四个学生:耿、倪、余,和我。但课上得很好,时间利用得非常充分。

杨丽华今日拿到了签证。

三月一日 星期四

范用将设计《读书》封面的稿费拿出来请客，午间在家中设宴。主菜是牛肉火锅，此外尚有王夫子菜墩、汪氏腌双脆、东坡肘子、东林豆腐。我最感兴趣的是饺子。来宾除《读书》四人外，有丁聪、冯亦代、罗孚、黄宗江。

饭后是柠檬红茶。冯先生吃得高兴，说要送我一批法帖。

访杨成凯。看来范景中对他的好友了解并不深，说得不确。他活得并不轻松，并不潇洒，并不尽意；并且，是颇有进取之意的，何尝是把“玩”看作头等大事呢。不过是他天分极高，可将学问做到他人未及处，而他也正是想这样做的。

三月二日 星期五

到朝内处理初校样。

往冯先生处。果然从他的杂物间中寻得数册法帖：王氏父子、李北海、郑文公、傅青主等，大有获。只是年深日久，有的受潮，有的已被虫蚀，真可惜。

三月四日 星期日

在大华影院看《本命年》。姜文主演，获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姜的表演的确出色。

今年也是我的本命年，会有什么故事吗？十二岁时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二十四岁呢，似乎很平常，不过那已是最后的少女时代。到第四个本命年，可就是年近半百了。想起来好像也只是弹指间的事。